

189

抗戰小文庫之一

青紗帳裏

歐陽予倩作



大時代出版發行

823:3

Bx 97

808
46



抗戰小文庫之一

青 紗 帳 裏

歐 陽 予 倩 作

大 時 代 出 版 社

1937

抗戰小文庫之一

青紗帳裏 (三幕劇)

著者 歐陽予倩
每冊實價 一角

發行者 大時代出版社

總經理 大公報代辦部
上海四馬路四三六號

代售處 生活書店

五洲書報社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初版

版權所有

序 言

當一二八之戰，中國軍隊撤退淞滬協定成立，我和幾個朋友說：「倘若我能夠看見中國軍隊再到上海，便死也甘心！」

事隔六年我們的軍隊居然到了淞滬，與敵人以重創！當戰事爆發的那幾天，我真是興奮極了。因為過於興奮覺得在這大時代中，個人實在渺小，欣喜，感動，慚愧和在一塊，便連執筆寫一點小文章都不能集中思力，一天到晚只在奔走些平日不大內行的事。

過了幾天，看見市內一切戰時組織都逐漸就緒，電影戲劇界的朋友們，也漸漸分出些時間來考慮本身的工作。我便也想寫幾個劇本以應救亡演劇團之用，當朋友們聚談的時候，曾經想起好幾個故事，當時和趙慧深女士商量，決定先寫這個「青紗帳裏」。

這個戲裏頭所敘述的，全是真事。不過把幾件發生在不同的地方的事實拚湊成一團故事罷了。據我所聞，敵人在偽組織區域中施行奴化教育及強迫農民遷徙種種慘酷行徑，實在尚不止此！這是一本通俗的宣傳戲，也可以說是民族解放運動中一部分紀錄。這種題材屬於暴露一方面的還有許多，不妨再寫一點，不過在寫暴露文字的時候，必定要認定我們抗戰必勝的根本立場，指示出光明的前途，不然便易流於感傷，將不利

於作戰。

其他的題材，範圍很廣，無論在怎樣艱難困苦之中，我們應當愉快地向前努力工作；積極方面，如讚美戰士的英勇，表示民衆的沉毅果敢，宣揚民族的美德，最爲要緊。我們可以從正面鼓舞民衆。消極方面，如對於漢奸的誅伐，對於愚蒙者以及醉生夢死之徒的諷刺亦復不可少。又如目前最切要的問題，如難民之需要教育，傷兵之需要安慰，還有許多民衆對於抗戰的意義殊不明白，有切實說明的必要。種種方面應付起來，便會感到我們才力和時間的不夠，而我們所需要的戲劇決不是固定在一個方式裏面可以行的。青紗帳裏不過聊備一格——近來聽說傷兵們不甚能接受話劇。當然他們對於戲劇有傳統的見解，不過演宣傳戲，因爲排練的時間不夠，容易看出漏洞，也是不可諱言的弱點。這是值得十分注意的。

「青紗帳裏」也是急就章，每天寫一幕，三天寫成的。寫的時候，正在傷風，疲倦得坐都坐不直，完全由趙慧深女士執筆，承她幫了大忙，亟應道謝，等到凱旋的時候再請客罷。

予倩 二六·九·二六

第一幕

人：時：地：

現在
熱河某村

景：

張老丈
張妻
張明
張德
張黃氏
張傑

東三省普通自耕農的家庭情形。(幕開時張妻，張明，張黃氏在焦急)

裏帳紗青

2
明

黃
氏

明

張
黃
氏

張
明

張
妻

大家就拍手歡喜得叫起來，日本人不是就叫警察把幾個班長抓了去殺掉了嗎？

張妻 這是什麼年月？像這樣還怎麼活得下去！

明 本來早就活不下去！

張妻 看起來還是不要去唸書，還是作莊家，種種地，麻麻胡胡吃碗飯，免得惹事。

明 他們才不讓你安安穩穩種地哪，看着我們這些種地的，誣賴我們是義勇軍，是土匪，不是常常有人平白無故地被抓去灌火油，打皮鞭嗎？

張妻 你爸爸年紀這麼大，總不會爲了你兄弟這麼一個小孩子受他們的糟踏。

明 真是爸爸怎麼還不回來，我來去看看去。

張妻 你，你去不得。

明 不要緊嗎。

（張明正要出門，張德背着行李包裹進來。）

張黃氏妻

（嚇得呆了。）

明 好利害！

德 家裏都好吧？爸爸呢？

張妻 你爸爸接你三兄弟去了，你三兄弟闖了禍。

德 三兄弟闖了什麼禍？

明 聽說爲了看地圖，老師要學生說中華民國是外國……

德 中華民國是外國？難道我們不是中國人嗎？都是日本人的奴隸嗎？……

明 爲的就是這個，學生們也是同你一樣地說，老師就拿皮鞭子打學生，學生也不答應，一幫子三百多個孩子一同跟老師爲難，老師就把警察叫了來，要抓他們，那麼，這三百幾十個孩子一起逃到山上去了，餓了兩天，死也不肯下山。學校裏也急啦，就派了警察把各家的父母叫了去，讓他們把孩子找回來。爸爸就是爲這個去的。

德 他們要逼着小孩子從小就忘了他們的

的亡國奴。

明 我不知道那些當老師的，是什麼心肝？

德 那些教員他們完全是靠作漢奸吃飯的，

張妻 你們在學校裏教書怎麼樣？

德 還不是一樣！我寧願餓死，我也不到學校

（外邊有人打門）

明 （先從門縫張了一下，面上露出驚訝）

德 不是找我的吧？

明 你躲開吧！

（外邊門打得很急，張德躲入內，張明去

警察 這兒是不是姓張？

明 是的。

警察 有個張德回家沒有？

明 沒有。

警察 你是誰？

明 我叫張明。

警察 張德是你兄弟是不是？

明 是的。

警察 我們知道他已經回來了，他一到家，就叫他到局裏來，有話要問他。

明 知道啦。

警察 知道啦！（四面巡視一下，看見養的雞）這雞送給我吧？

明 （遲疑）

警察 怎麼，不肯嗎？

德 對啦，警察網，他們要把我們中國人一網打盡。

張 妻 孩子，這可怎麼好——（急得哭了）

德 媽，不要緊，你放心吧！

張 妻 我是老太婆啦，還怕什麼？只是你們年青的……

（大家沈默着，張老丈把張傑拉上來，張老丈鬚髮大半已白，顛巍巍地拉着張傑，張傑衣服弄得很骯很破，精神極疲倦地樣子，可是還很倔強，上來祇在門外）

張老夫 得啦，孩子：回家來住兩天，書也不用唸啦。

傑 （倔強地向後掙扎）爸爸，我不回家！你打我，你打我吧！你打死我，我不回家，我不回家！

張 （喘着氣拉住張傑）混蛋！我怎麼會打你？

傑 你你，你打我，逼着我回家。

黃 張 張 張 明 傑
氏 妻 妻

張 明

我 也 這 就 老 (呢? 給 好 (這 (

張 先弄點東西給他吃吧，簡直把他餓壞啦！

黃氏 （答應着進去）

（張妻進去，將張傑衣服拿出，代張傑換衣）

張妻 這真是從哪兒說起！學校不用去啦！在家好好歇幾天吧！莊稼人還是安份守己

種幾畝地，這個年月到哪兒去講理去？

老三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傑 二哥，你是教書的，你說中華民國是外國嗎？你說我們不是中國人嗎？可是我們

學校裏教員，一定要我們說中華民國是外國，還叫我們站起來叫日本天皇萬歲，我們不肯，他們就打我們，全班都打，還把警察叫了來，你想，我們不要跟他拚嗎？

拚，拚什麼？你們好比一羣小雞，他們好比一羣老虎，你們拼得過誰？

我們都是有血有肉有腦筋的人哪！（哭）我們不是亡國奴……

德

(張黃氏拿着飯菜上)

兄弟，你說得對！可是我們種也不用上學啦，我也不再種田，一面唸書，等我們慢慢飯吧！事情不是一天的，你得老二，你怎麼也回來啦？

爸爸你不用問啦，反正沒在

剛才那個警察不是叫你匪警察？

是的，我一回家，警察就來找，那你趕快離開家吧！

不，不能爲了我一個人毀了

張妻

(上前攔住)孩子你真去不怕嗎?

德

媽放心!不要緊的,萬一有什麼,也是該着,東四省現在還是在敵人手裏哪!(走

出)

張張妻

(跟到門口望着張德走去)

(吃不下趕出叫)二哥!二哥!

(張老丈張妻阻住張傑)

(幕下)

第
二
幕

人：地：時：

距第一幕一個月
同第一幕

村
長

李大鵬

張老丈

張妻

張明

張德

張傑

張黃氏

警察六人

杉田吉藏

景：張家大門口打麥場上

（幕開時大門內傳出小孩子們的歌聲，張老丈坐在場上近台處打草繩，張妻從大門伸出頭來招手喚他）

張妻 你來看他們唱歌，真好玩！

（張走進）

（村長上）

村長 （站立在門口，聽了一會兒，搖搖頭，叫）老張在家嗎？（聽聽無人答應，準備上前去推門，裏面正出張妻，看見村長怔了一怔）

張妻 啊，村長，對不起，你請裏邊坐吧！

村 不，就在這兒坐也很好，涼快點。

（自己找了一把竹椅子坐下）

張 妻 （在門口向裏喊）喂，村長來啦！

（又回一頭）您請坐，我給您沏茶去。（進去）

（張老丈忙忙跑出，裏面歌聲停止）

啊！村長，今兒您怎麼這麼閒在？

你幾個兒子都在家嗎？

哦，哦……哦，沒見他們，我到裏面去看看去，好像老大在家……

慢慢去着，我有話跟你說哪。

（張老丈躊躇地坐下）

村長，天氣真熱起來了啊？

哎。（點點頭）

張 張 村 張 村 張 村 張 村 張

您府上到是挺涼快的？

唔——哎，你們這兒哪兒來這麼多的孩子。

哦，那，那多是隣居們的小孩兒來玩的。

來上學是不是？

沒有的話。

剛才他們不是在唱歌嗎？

啊，對啦，小孩子們碰在一塊兒就愛唱。

誰教給他們唱哪？

沒誰，誰去教他們，還不是瞎唱嗎？

（張妻，張黃氏端着點心，瓜，茶，同酒壺，酒盃出來）

（趕緊讓）您隨便吃一點，喝一點吧！真是，到我們家來，也沒什麼好的款待您，您多包涵點吧！

村 妻 村

哎，你別張羅，我也吃不下。大嫂子謝謝您！

村長，真是對不起！

大嫂子，請便吧，我要給你們老頭兒談談。

（張妻張黃氏進去）

村 張 村
哎，你知道他們唱的是什麼歌嗎？

我是個老粗，聽不懂。

這還是以前的歌呀，我不懂。如今晚兒，改了朝，換了代，大日本保護着宣統爺在這兒登了基，學校裏唱的，都是另外一種，這種歌，早就不許唱啦！你們家裏，怎麼會弄許多小孩兒唱這種歌？你是安份的人，我勸你不要惹禍。

我，我都不大明白。

我知道你不明白；可是你的兒子明白。

我兒子？

張 村 張

村

對啦，你兒子，你第二個兒子因為不安份，被學校裏辭退了，不是前回一到家就有警察傳他去問話嗎？要不是我拍胸鋪担保，早就被他們當革命黨辦啦！你瞧，一頓皮鞭子，兩勺子火油，在燒紅的鐵練子上讓他一跪，他就不是革命，也沒法不承認哪。

張

我們家的老二是安份的。

村

我也說他是安份的，可是在家裏私自開學校，拿許多不三不四的書教小孩子，這又怎麼說法呢？

張

那，那是沒有的事。

村

老張，你當不當我是你的朋友？

張

哎，哎，您太言重啦，承您看得起，我們是……

村

我是老實告訴你說，你的兒子在家裏教學生，這是犯法的。大衙門已經聽得風聲，讓我來查你們，我跟你朋友，來跟你送個信，如今就是一句話，你要活還是

村 張

要死？

這，這話怎麼講？

你要是要活，你就把你的兒子用繩子綁起來，送到衙門裏自首去，也許就辦了你的兒子，饒了你的老命。要不然，恐怕你的一家子都不能保哪。

我想不到在家教教書，也會……

老實說，日本的老爺們，最恨我們的唸書人，尤其恨的是認識字的人不聽他們的話。你的兒子，私自在家裏教小孩兒唸書，在衙門裏立案沒有報過警察沒有？沒有不是這還不是犯法！要是爲了他，連累到我們全村，你担得起嗎？你要不去自首，那我就去告你，可別怪我。

求求您！小孩子不聽話，沒辦法，求你周全周全。

（搖頭）這沒有法子！我是一村之長，我總要先維持這地方和平。（張呆住。村長起身）我走啦。

村 張

村 張

張 村

(想留他) 村, 村長……………
唔, 好吧, 你自己打算打算, 好在你兒子比我們聰明得多。(嘆氣) 唉, 自作自受,
(下)

張

(張老丈呆住, 張妻張黃氏伸出頭來張了一張, 出來追問)
(瘋狂地) 小孩, 小孩, 叫, 叫小孩趕快走, 趕快走!

(張德聞聲跑出)

德 張

爸爸怎麼回事?

村長說, 我們什麼私, 私開學校, 他去報去啦, 說不定, 警察, 警察就會來抓你, 趕快, 趕快叫那些小孩兒從後門溜走!

好好, 我去叫他們走。(跑進去)

把書紙筆, 全燒了, 全燒了!

哦, 哦…………我去燒, 我去燒!(跑進去)

德 明 張 德 張 德 張 德

媽，慢着，

糊塗孩子，這還能慢嗎？這還能慢嗎？快，快，快，燒，燒，燒！

這麼一來，我的心血就全完啦！

全家的性命都要完啦！全家的性命（忽然望見遠處什麼）來啦，來啦！你快進去！
你快進去！

（不動，也朝遠處看）那不是大哥嗎？

是他媽？怎麼後頭跟着一個人？

不要怕，那不是警察。

（張明同李大鵬上）

老大

爸爸

（注視李）你不是李大哥嗎？

李 哦老弟！

明 李大哥特意來看我們來啦。

張 哦，你呀！一向好嗎？

（張妻張黃氏張傑陸續出來）

李 老伯，這個年月，還說什麼好？連祖宗的墳地，自己的家都被鬼子佔啦，毀啦！一句總話，東四省的人不甘心作亡國奴，就沒有一個活命的！

張 我們的家也就要毀啦！

李 老伯，你也早得到消息了嗎？

張 對啦！因為我這個老二在家裏教了幾個小孩兒唸書，剛才村長來說，私開學校，就是造反，村長要去報告，可憐，李大哥教書也是造反！眼看着我這個家，三代啦！完啦！完啦！

李 我說的不是這個，如今日本鬼子要強逼着我們搬家。

張 搬家搬到那兒去？

李 他們要把我們的莊稼人統統聚一
子裏，派兵守着，說是免得我們私
死。

張 那麼我們原來的房子呢？

明 他們就會來放火燒掉。

張 燒掉？

李 哼！還不止燒房子。他們還說，高粱
全燒光。

妻 哎呀！那我們還吃什麼？不都要餓
好在餓死的都是中國人，伯母，你
這可怎麼辦呢！

張 大家都要死啦！

傑 (好好地聽了半天，忽然開口) 我們只有跟他們打！

張 (大驚) 小孩子，胡說霸道，你，你，你…… (揀起地下一根樹枝要打張傑)

李 (笑笑) 小兄弟你說得很對，我們如今只有跟他們打！

張 打拿什麼跟他們打？你能夠跟他們打嗎？

李 我已經跟他們打了兩年啦！

(衆驚)

你？

張 因為他們把我逼得沒有路走，我就把我的產業賣了，招了一班一同受苦的弟兄，編成了一個隊伍，就跟他們打來打去，一直打到現在。

李 大哥，我跟你去！

傑 (推開傑) 你再敢，你再敢瞎說！(他把張明一把拉過來，張德把李拉到一邊)

悄悄說話)

張 (對張明) 你怎麼鬧的; 把義勇軍弄到家裏來萬一被他們知道, 我一家不完了嗎?

明 他自己來送信的。

張 我不信就會來燒我們的房子, 鬼子也是人, 不見就沒有人性, 我祖宗留下的家, 難道到我手裏就把他毀了嗎? 趕快叫他走吧。

李 (走過來) 老伯, 我差不多跟您三年沒見啦, 我不是真到緊急的時候, 也不來跟你添麻煩, 我也就要走的, 可是大禍臨頭, 我不來你們也逃不了。

張 不用多說啦! 你走吧! (鎗聲)

李 (忽然) 聽, 他們來了!

(大家朝那邊望)

李 你們快進去, 讓我來對付他們。

明 杉 張 杉 杉 明 張 李 張

不，你同老二老三趕快從後門逃走，沒有你們在這兒，罪名還可以輕一點。

好，來吧！（拉着德，傑進去，德，傑疑，張老丈催促着他，三人下）

（抓住妻）讓他們年輕的走吧，我們死也得過啦！你別害怕，你可別露相！（指着張明）你也走哇！還傻站着？

爸爸我那兒能走？

（村長領着六個警察及警官杉田吉藏上）

把他們全抓起來！

（警察就抓住他們，將他們手銬了起來）

你叫什麼名字？

張國材，

你呢？

張明。

杉 這兩個女人呢？

張 這是我的老婆，這是我的兒媳婦。

杉 (向張明) 私自辦學校是你不是？

明 (不答)

村長 不是他，是他的兄弟張德。

杉 (向張老丈) 張德呢？

張 他早上就出門走了。

杉 (打張老丈嘴吧) 混蛋！你們到裏面去搜！

(兩個警察進去搜)

杉 你知道私自開學校是什麼罪名嗎？

張 我們沒有私開學校！

杉 那麼窩藏土匪呢？

張 我不懂你說的是什麼話。

杉 有個李大鵬，不是在你們家裏嗎？

張 李大鵬？我們不認識。

杉 分明有人看見他到你家裏來的，你還想賴？（一脚把張老丈踢在地下，張妻哭，

張黃氏哭了，張明衝上前，警察打他）哼！等我抓住了張德同那個姓李的，你們

父子有的快活哪！（笑）

（進去搜的警察出來）

裏面搜過啦，沒人，可是後門開開的，犯人一定是從後門逃走的。

好在全村都圍起來，那怕他長翅膀，也飛不了，來！先把這房子燒了再說。

（又驚又痛）這是怎麼回事？這，這那兒說起？我祖宗三代拚着多少年的血汗

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有這所房子，你，你們憑什麼把它燒啦？我情願叫你們殺，

你們也不能……不能……

張黃氏 (跪下哭着求) 老爺，老爺，慈悲，慈悲吧！慈悲慈悲我們吧！

杉 滾開！這一帶的房子統統要燒掉！燒掉！省得你們窩藏土匪。

張黃氏 (大哭) 叫我們到那兒去呀！

杉 安份的，可以搬到東邊村裏去住。像你們這種不安份的，只有照土匪一樣辦。

明 土匪？只有橫不講理，殺人放火的才是土匪呢！

杉 (拿鎗打張明，打倒地) 你們把他拖下去，打他一百皮鞭子，把房子燒了再

說！

(兩個警察將張明拉下去打，聽見打的聲音，四個將稻草作把，正要拿洋火點)

(忽然聽到幾聲槍，警官被打倒地，馬上亂起來，警察都拿出槍來)

(李大鵬自牆後跑出，拿兩支鎗左右向警察射擊，警察回擊，張德手拿着鋤頭，張傑拿着一把刀也自李身後衝向警察，警察還擊未中，誤將張妻打死，張老丈

衝過去跑住哭喊，兩個打張明的警察聞聲忙跑上助戰，張傑跑下去將張明解下來。）

（警察都被打死，打傷了。村長跪下連連叩頭）

（四面巡視一下，回過頭來）你是村長，是不是什麼人都能饒，像你這樣漢奸是不能饒的。（拔出小刀將村長刺死）

這，這，這怎麼得了？

李 張

（自警察屍身尋出鑰匙，代張老丈等開銬上的鎖）只有這樣才是正當的辦法，反正被他們抓去了也是死，與其像小羊一樣乖乖地讓他們宰了，到不如宰了這種禽獸（指警官），殺了這般漢奸（指村長）也讓他們知道中國的老百姓不是好欺負的！

他們要是大隊開來，怎麼辦？

李 明

你們家裏不是還有兩支鎗嗎？拿起來跟我走！老伯你放心！我們的大隊就在那

邊山裏，這是我們拼命的時候到啦！

張
（忽然大聲地喊）好，老大把我們的鎗搬出來！老二，我們趕快把你媽埋啦，這
個家，既是無論如何保不住，我也不要了，跟他們拚啦！

李
總有一天，把敵人趕出去，再造一個新村子。

張
（淚下）想不到逼得我們這樣苦

李
（遠遠聽見軍號的聲音）

李
他們的人一定就要來了，我們退到山邊再說。

（老大將鎗搬出，張老丈，張明，張德各分一支鎗，張傑仍拿刀）

張明張德拿着鎗，背着母親的屍首，張老丈掩淚隨着，張黃氏拿着鋤頭哭着跟
在後面，李大鵬同張傑在前面，悲慘地走去。）

（幕下）

第三幕

人：地：時：

距第二幕三個月後
熱河境中某山中

李大鵬

張德

張明

張傑

張黃氏

郝春德

(張黃氏跑出來)

黃氏 李大哥，我們的糧食只夠今晚兒一頓啦。

李 大嫂子你放心，明天只要鎗一響，日本鬼子，就會送糧食給我們。

于 (嘆口氣) 唉！餓算什麼？要長期抗戰，先得練習這麼一手兒，挨餓。

(郝春德從高處下來，走向前)

郝 要打就打，要死就死，媽的來個疼快。像這樣藏着躲着，簡直活活地把咱們悶死嗎？(拿起酒一口飲盡) 你們不去衝，我去衝！

李 老郝，你吵什麼？悶一點就吵，還說什麼長期抗戰！

郝 我問你們，到底等什麼？再等下去，日本鬼子愈來愈多，那我們只有死。

李 這回我們要同他們大幹一下，所以我派了很多人出去，把各地方的隊伍都聯絡起來了，我們要全部動起來，那樣才能夠叫敵人首尾不能相顧，最後的勝利總是我們的。

明 真是，派出去的人爲什麼一個都不見回來？難道說全部被敵人抓去了嗎？

李 那不會的，（跑到山上，望了一望，無所見又跑下）（大家很煩悶地，忽遠處傳來兩三槍聲，大家寂然不動，張傑上）

黃 氏 喂，兄弟，你找到了爸爸沒有。

傑 沒有哪，四面都找遍了。

黃 氏 （對張明）爸爸怎麼從昨天出去一直不見回來，該沒有什麼危險吧。

明 爸爸常說年紀老了，趕不上年紀青的人。他說他的腿走不動，怕給我們累贅，要自己打主意，我就怕他爲這個自己去尋死。

黃 氏 我想不會的，

李 現在還沒到萬分不了的時候，我想他不會死。

（哨兵在小山上，忽然喊「誰，站住！」明到小山上）

明 噢，老二回來了！

（張德上很疲倦的樣子，李將他拉到桌旁坐下）
消息怎麼樣？

我到過洪司令那兒，他說暫時動不了。

動不了！怎麼動不了？

他們裏邊先加入的跟後加入的分成了兩派，鬧得很厲害，他還在整理。

荒唐！這個時候還鬧意見，等他們意見鬧好了，派別分清楚了，敵人早已經把他們消滅了。

德 他們經過這一次整頓，可以完全統一了。他們到這兒來是不行的，可是他說只要我們可以衝破東邊一條綫，他可以作我們接應；我還到別的綫路，他們都不能動，他們都要等實力充實一點，最要緊的是等關內動啦，然後再一齊動。

李 關內他們動什麼關內的人早已經把我們忘了。

明 忘了我們這些受苦的老百姓，總不見得把東四省這麼大的地方都忘了吧？

黃氏 關內也還有不少我們東北人，他們難道就不想回來？

德 不，關內的確沒有忘記我們！

郝 你怎麼知道？

德 我得了一個消息，說他們準備得差不多啦，說動就動！

衆 哦？

德 真的這一回不動則已，一動就是全國都幹起來，打算跟日本鬼子拚個三年五載。

李 我不信！他們和平的夢還沒醒哪！要不然，平津都丟啦，爲什麼兩國還沒有絕交？

衆 對呀！

德 不騙你們，關內的確派人來啦，要跟大家取一個聯絡，日本人也知道這個消息，所以加緊地壓迫我們。

李 現在我們已經被包圍啦，無論如何總要衝出一條血路，同別的地方取個聯絡

李 衆

才能夠同關內打通一氣——如果你的消息是真的。
那麼我們現在怎麼辦呢？

如今離開我們最近的是小獅子的部隊，我想了好幾天，簡直沒法兒送個信給他，他媽的！大道小道全被鬼子割斷啦。

還是我跑一趟吧。

你不行，認識你的人太多啦！

無論誰都不能過去，他們看見是老百姓就開鎗。

咱去，咱不怕！

那還是我去！

我是小孩兒不要緊，還是我去。

你更胡說！

（大家爭論起來）

黃氏 你們不要鬧，李大哥，我看還是我去對娘兒們，他們總不見得一見就開槍吧！

（忽然遠遠一片緊急的槍聲，大家大為驚恐，趕快拿起鎗。）

衆 啊打來啦打來啦！

李 弟兄們不要慌！我們跟他們拼了吧！可是我們不能白死，至少我們一條命要跟

他們拼一條命！

（大家將要衝出，忽然一個人猛然跑上來）

郝 站住，誰（看清楚）老頭兒回來了。

張氏兄弟 哦，爸爸！

李 啊，老伯，你從那兒來？

張 我把小獅子的兵搬來啦！

衆 （大驚喜）啊？怎麼回事？

張 我前天晚上想了一宿，我知道只有我能送這個信，我怕你們不讓我去，我就偷

李

張

衆

李

衆

偷地溜啦。我用鎗自己打傷我的手，我就對那些鬼子兵說，我說：「前面有土匪，我是老百姓被打傷了，」求他們救我，他們因為要我告訴他們土匪在什麼地方，就讓我過去啦。如今小獅子兵已經來啦，在那兒打着哪。怎麼來得這麼快？

因為關內現在已經幹起來了，南口，上海，青島，綏遠，好些，好些地方都統統地幹起來啦，鬼子兵許多都調到關內去了。

（大喜歡呼）

弟兄們！現在，我們收復失地的機會到了！關內的同胞的確沒有忘記我們！我們應當一致團結，擁護中央，抗戰到底！

殺出去！弟兄們！殺出去！中華民國萬歲！

（鎗聲軍號齊起）

張老頭已經站立不住，可是他還是興奮地叫着。

（幕下）——全劇完

李 華
1950
3.21